

# 《宁城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

## 目 录 人 物 篇

|                         |             |
|-------------------------|-------------|
| 宁城县第一个女八路——王桂兰·····     | 沙万川 ( 1 )   |
| 老局子河畔的惨案·····           | 沙万川 ( 6 )   |
| 陈 子 实·····              | ( 8 )       |
| 陈子实先生千古·····            | 非 非 (12)    |
| 抗日烈士陈子实 ( 绍 绪 ) 传略····· | 非非 苗秀霖 (16) |
| 哭陈子实先生·····             | 陈刚父 (21)    |
| 郝 瑞 廷·····              | 沙万川 (24)    |
| 赵 洪 武·····              | 沙万川 (28)    |
| 邓 云·····                | 县志办 (30)    |
| 陈 青 云·····              | 额尔敦特古斯 (30) |
| 回忆我的祖父——孟广安·····        | 孟宪禄 (32)    |
| 医泽乡里 默护革命               |             |
| ——回忆我的祖父马子步·····        | 马超先 (34)    |
| 在白云梯伯父身边的日子里·····       | 白晓瑞 (38)    |
| 我的觉醒·····               | 白晓山 (46)    |
| 汉罗扎布·····               | 县志办 (59)    |
| 白 奇 峰·····              | 县志办 (60)    |
| 蒙古说书艺人——张丰年·····        | 县戏曲集成办 (62) |
| 关 东 花·····              | 县志办 (63)    |
| 宋 廉 铭·····              | 县志办 (65)    |
| 名医高明秀·····              | 县志办 (65)    |

李 宝 恒.....县志办(66)

## 民 族 篇

喀喇沁中旗蒙古人的礼节

和习俗.....张松山 额尔敦特古斯(67)

解放前喀喇沁中旗蒙古人的婚俗.....县志办(69)

喀喇沁地区喇嘛庙的“恰睦”.....额尔敦特古斯(87)

喀喇沁蒙古族的“四大猛雄”体育运动.....额尔敦特古斯(91)

蒙古族传统体育项目——转悠悠.....周凤玉(93)

蒙汉一家“汪”.....沙万川(94)

回忆喀喇沁中旗支队.....靳守廉 白玉昆(95)

喀喇沁中旗王府.....沙万川(99)

小城子驸马府.....吴殿珍 乌安林(103)

大明城里的公爷府.....乌安林(104)

附：《清史稿》中关于喀喇沁蒙古族的记载.....(107)

## 伪 满 史 资 料

伪热河省的警察讨伐队.....沙万川(110)

伪满时期宁城县的警察机构.....殴阳相一 周凤玉(133)

伪满洲国宁城县喀喇沁中旗的协和会.....王志栋 沙万川(139)

## 资 料

中国历史上的“北京”.....(143)

中国历史上的“中京”.....(144)

内蒙古蒙古各部.....(144)

宁城县建县至文革前历任县长.....(145)

喀喇沁中旗(包括县旗合并时期)历任旗长.....(146)

关于沙陀国的传说和考证(李仲三).....(146)

# 人 物 篇

## 宁城县第一个女八路——王桂兰

沙 万 川



王桂兰这个传奇式的人物，老区人民对于她有很多传说，有的已见诸文艺作品。我家和他娘家住前后院，她父亲和我父亲是把兄弟，两家关系很好。我做为一个文史工作人员，愿把所知和收集到的一些资料连缀成篇，介绍给读者，以纪念这位我县的第一个女八路。

### 幼年时代的王桂兰

王桂兰小名珠子，在抗日战争中曾用名刘宝森。1919年12月22日生于宁城县一肯中河北村东三爷地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她比我大6岁，我管她叫大姐。她父亲叫王永忠。王家是东三爷地的老地户。清末民初他们家还是好日子。到了王永忠这辈光景日渐没落，靠变卖田产生活。王永忠广交游，好骑马，不事农事，还有烟瘾。到桂兰出生后，家庭已破败不堪。桂兰她们姐妹二人，桂兰居长。母早亡，父亲飘流在外，死在异乡，姐妹二人靠伯父王永发养大。当时宁城汉族妇女都缠足，桂兰因没人经管她们梳头修脚，所以她是天足。桂兰幼时，天真明快，小孩子都愿找她玩。记得我小的时候，自己出去妈妈总不放心，但是珠子大姐来了，妈妈就愉快地让我

跟她走。上山、挖野菜、扑蚂蚱，她是能手。跟她出去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不受别人欺侮。

### 王桂兰参加抗日战争

由于家境贫寒，桂兰在14岁那年（1933年），由其伯父许配给旺业店局子村二道沟李臣为妻。

下面是她后来的丈夫徐祥云介绍的情况：“李臣家也很穷，为生活所迫，有时也出去干点“黑活”（拦路抢劫或砸明火）。他脖子上的伤疤，就是行抢时被人家砍的。桂兰为了摆脱这种环境，便携同丈夫搬到八肯中富隆永她的外婆家居住。在此期间生了个男孩，小名“孙成”。因为这里没有生活基础（房屋、土地），在1940年又搬到二道沟。这时，郝瑞廷、赵洪武、裴文和等抗日游击队已在这里活动。王桂兰对抗日活动积极支持。做军鞋、通知开会……她都跑在前面。她受到游击队的信任，但也引起李臣的反感。因此夫妻时常吵架，甚至遭到李臣的毒打。桂兰为了挣脱封建枷锁，1942年8月，毅然决然地参加了革命。王桂兰先参加在赵洪武队。参加的当天就在杀人沟和敌人打了一仗。据她自己说：以后就在区里做妇女工作。任务是发动妇女起来抗日。她曾到冀东学习妇女工作。现在我家还保存着她在冀东学习的书本，其中有：田桐生同志在边区各机关、学校、工厂“三八”座谈会上的讲话之一部：“《妇女干部要为学会生产卫生文化的技能而奋斗》和《关于妇女卫生工作的思想反省》。”

她在艰苦战争中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我知之甚少，只有从她的领导人、战友们、老区人民的回忆中，得来一鳞半爪。现整理如下：

当年的承、平、宁联合县主任周治国说：“我和王桂兰不常在一起活动，接触不多，但我知道她是一个大胆泼辣的女性。

1945年在冀东学习后，她回家探亲是经我批准的。她不是共产党员。”

孙喜伶等《抗日战争时期几件事的回忆》（《平泉县党史资料》第17期）载：“1943年2月18日（阴历正月14日）杨舫（高稍雨、方林）、郭敏（李志华）、林中（张跃中）、林远、王桂兰等到我们这一带活动。他们先到鲁俊峰家，通过鲁俊峰又联系了这一带的牌长（十家长，日伪时期行政最低单位相当于村民组长）孙喜伶、赵风起、韩廷等，一个传一个，做通工作支援抗日。”

“日寇在我们这地方统治得很残酷，听他们一讲抗日，我们都很同意。我们要豁出一切抗日。不久，就有许多青年参加抗日游击队。当时参加的有：赵青山、赵玉廷、张景云、田庆贺、马海清、多永、赵子玉、王国臣、阎国臣、张立江、张凤、巩书安（丙丁火）、巩书元等。队长是林远。有了地方武装，我们做秘密工作的腰杆也硬了，群众发动起来了，王朝维、巩志山都是医生，主动给伤员治病，有的给八路军站岗放哨和送信。这一带的抗日斗争很是热火。”

“为了使八路军的耳目更灵，组织上把赵青山派到黄土梁子警察署当警察，把王振显派到黄土梁子协和会。他们经常向外传递情报。敌伪一有大的行动，他们就以探家为名，把敌人的行动计划向八路军汇报。”

“因为八路军常在我们这里活动，讨伐队也经常来我们这里扫荡，我们在山坡上挖了很多土洞。黄云、王桂兰、李学会（李侠）都在洞里养过病。”

“王桂兰是一个能干的妇女。在婆家挨打受骂，后来跑出参加了八路军。1943年组织上分配到我们这个区当妇女主任，发动妇女做军鞋、军袜，支援抗日。她双手使枪，我们都叫她“双枪老太婆”。她的腿也跑得非常快。一次夏扒皮（夏九峰）带着讨伐队来抓她，夏一进大门就喊：‘这有八路吗？’王桂兰听见有人喊，就把头发披散开，脸上抹一把锅烟子，拿着棍子出去

打狗。夏九峰进屋搜查时，王桂兰出了大门上了山，等夏九峰醒悟过来的时候，王桂兰早就无影无踪了。”

抗日老战士杜珍（杜鸣歧）介绍了1944年回冀东时王桂兰在战场上的一件事：“在我们回关里的路上，遇见一伙敌人尾追我们，我一个人断后，敌人的火力很猛，我撤不下来，已撤到前面的王桂兰又跑到我的身旁。我们奋力合击，才把敌人打退。”

### 解 放 战 争 时 期 的 王 桂 兰

1945年9月，王桂兰回到一肯中东三爷地。到了我们家，她说：“已经当八路四、五年啦。在抗日时期，就在承、平、宁一带活动。那时候不能公开，连你们家也不知道。这一带活动的张立文、张野溪、王振东我们都是战友。一区区长金毅生，我们一起在冀东学习过。”

她在我家住过几宿，和我们谈了抗日战争和当前形势，使我们很受启发。

1945年10月——1946年，她在探亲期间就帮助区里搞清算斗争。因为她是当地人，了解被清算的地主，哪个最坏，哪个好些，帮助区里做很多的工作。国民党军进占天义、宁城后，军事斗争形势复杂。有大的军事行动，小规模战斗更多。王桂兰随同八区（当时的区长是李国兴）进行活动。她在富隆永曾动员当过国民党警察队携枪回来的孙生参加了解放军。这就激怒了当地国民党警察头目赵永全和国民党乡长殷焕峰等。他们在富隆永杨生家逮捕了王桂兰，带到小城子，跟她要枪。她回家探亲本来就没带回枪，关了7天，逐渐放松看管。王桂兰乘其不备逃出。跑到八素台沟里找到热中地委和19分区。这是在1946年10月间。

记得1946年冬的一天夜里她到我家，让我哥哥沙万智到公爷地去打听国民党警察队赵永全部是不是在那里？我哥骑上毛

驴装去为嫂嫂临产请产婆，去了一趟。到那里果然遇到国民党地方武装，回来向她做了报告。她就随八区工作人员一同转移了。

### 王桂兰解甲归田

1947年6月6日宁城全境解放。这时王桂兰考虑个人问题了。她在参军时留下的男孩已经7岁了，李臣又另娶一房老婆在富隆永生活。王桂兰根据共产党一夫一妻制的规定和李臣离了婚。双方言明：孩子暂在李臣身旁，成人后听其自便。他们共同到旺业店区，办理了离婚手续。离婚后，王桂兰回到19分区。和19分区后勤部的徐祥云情投意合，经组织同意于1947年9月16日结婚。徐祥云也是苦出身，在部队后勤工作中勤勤恳恳，因和前妻感情不合，早就离了婚。王、徐两人在旧社会都有着苦难的经历。现在，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反动派的灭亡已成定局，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正在兴起，梦寐以求的田园之乐展现在他们眼前。夫妻决定，回家过日子。他们的要求得到组织批准，就在19分区后勤驻地一肯中大窝铺落了户，在那里度过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和当地贫下中农一样分得了土地和房屋，住了一段时间，觉得人情不熟，又搬到富隆永。1949年3月6日，搬到徐祥云老家——旺业甸局子村台子居住。

徐祥云前妻还有个男孩，王桂兰待他象自己亲生的一般。后来孩子长大，是王桂兰亲自选择并且张罗完了婚的。他们的两个孩子和两个孙女，都是经桂兰手拉巴大的，孙子、孙女都把桂兰当亲奶奶看待。王桂兰在旺业甸又生了一个女孩叫徐秀珍，出嫁到局子。72岁的徐祥云现在还出外赶车跑买卖，建了两处砖木结构的院落，是当地有名的富裕户。

王桂兰和徐祥云在旺业店过了30年，经历了“左”倾路线带来的困难生活和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文革”“造反派”不相信王桂兰参加过八路军。王桂兰给黄云（杨雨民）去了一封信，黄云给来了证明才算了结。

王桂兰在幸福的田园生活中度过晚年。1979年2月21日，因在战争年代得的关节炎和气管炎发作累及心肺，这位饱经战争风霜的宁城县第一个女八路与世长辞了。在垂危时刻，现住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村的大儿子李春生（孙成）闻讯赶来，和当地群众一起参加吊祭，以纪念这位英雄而淳朴的母亲。



1986年10月

## 老局子河畔的惨案

沙 万 川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2月的一天下午，地处塞北的宁城山区老局子河畔，尚没一丝春意，寒风卷着黑沙，打在人们的脸上麻簌簌的疼。远方不时传来几响枪炮声。大多数老百姓都藏匿在家中以避战祸；也有些好事的人到外面观察战争势态。这时只见从老局子河畔离溜歪斜走下一个人来。走到南沟口——高秀山树林子边就打起转儿来。到跟前一看，啊！他的双眼被挖

去，鼻子被砍掉，全身血肉模糊！喉咙里还能发出叽喽叽喽的声音。这个人中等身材、高颧骨、脸清瘦，看样子在三十上下。他穿一身灰布制服，脚穿家做便鞋。身体时而打转儿，时而坐下，时而站起，使人惨不忍睹！

人们只是呆呆地看，他，姓什么？叫什么？家是哪里？谁也不知道，更谈不到了解他为什么要遭受如此的毒害了。看着、看着，时近黄昏。凛冽的寒风刺着活着人们的肌骨；它又加速受残害者的死亡。受残害者一动不动地躺在高秀山的树林里。在日军的铁蹄下，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死人是司空见惯了的，但没见过象这个人死的这么惨！人们向西南望了望日军驻地而默默散去……。

高秀山是当地的绅士，死难者还在他的树林子里，处理后事的任务，自然落到他的身上，也许是害人者故意这样安排的。高秀山就让崔振起（高家的小牛倌，今年六十二岁）赵小邦、×××三人将死难者遗体草草埋在河东双岔子沟边。由于河道迁移，坟墓和遗骨早已付诸东流，死难者的尸骨早已化成“轻烟蔓草”。

五十三年过去了，今年（1986年）10月初，宁城县委统战部突然接到安徽省淮北市统战部陈松涛同志的来信：要求帮助在老局子找一找他父亲的坟墓和遗骨。并附上，王行思同志供给江苏省铜山《文史资料》1986第五辑中的一篇珍贵的稿件——《陈子实先生千古》。这篇文章的作者署名“非非”，发表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6月4日《新闻报》（星期一）拾伍版上。宁城县委统战部长刘志阁同志接到信后，便于10月7日到当地访问。经逯生、逯得清、逯德山、杜天祥、崔振起等老人的回忆，弄清了死难者的临终惨状。刘志阁同志把这篇文章，读给当地群众，听者无不泪下。

通过这篇文章，我们了解到：死难者是一位“随热河失去的

记者”叫陈子实。从这篇文章中我们看到：陈子实先生的品德是那样的高尚，他爱我们的国家，是那样的热忧。如果没有象子实先生那样一些先辈，东北四省如何能摆脱殖民地的命运；如果没有陈子实先生等先烈，我们岂能有今天？

子实先生死了，而且他的死已经过去五十三年了。他的鲜血洒在老局子河畔；他的遗体在这里没留下一丝痕迹，留下来的仅有几位老人的回忆和群众的眼泪！

做为烈士牺牲地的人，今天才知道这桩惨案的缘由，太有愧于先烈了。我们感谢王行思同志提供给教育我们的珍贵教材；我们感谢铜山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发表了这篇文章！老革命根据地的老局子河畔因受革命烈士鲜血的浇灌，她将生长出革命的鲜花映红祖国大地。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我们用藏克家同志的这两句诗来安慰我们的英勇烈士吧。

1986年11月27日

## 陈 子 实

陈子实（1902年——1933年2月），名绍绪，字子实。江苏省铜山县凤冠山前陈家村人。父名陈学文，略通文学，有土地数十亩。兄陈绍斌务农，是一个小康之家。子实自幼聪明好学，刚毅勇敢。

约于1913年入贺家私塾读书。后转入冠山私塾，为三大好学生之一。以后又去城头村学习音韵，开始作文、赋诗。在读私书期间的一年夏天，子实和同学多人到旧黄河游泳。张献智同学不慎滑入深水，众警呼！独子实奋勇游至急流，将张救出，免遭灭顶之灾，受到人们的称赞。

1919年，子实同刘亚民、苗秀霖等到铜山县第六高等小学第一班学习。因为他语文基础好，所以各科学习成绩优秀，其中英语最为突出。他在学习期间，受到校长、教师们的称赞。这所学校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诞生的。当时是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的侵略，使我们国家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青年们激于爱国义愤，除积极学习知识外，更要学习救国之道。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及世界各种主义学派相继流入中国。这些都是学生勇跃探求的内容。因为校长带头传播虚无主义，校董姜文斌出来干涉引起学潮。校长带领陈子实等一些年令大的学生去南京清凉山下创办建业大学。该校名为大学、其实教的都是中学课本，教员谆谆教导，学生用心学习，终因无经费少教员仅维持两年（约于1923年）停办。子实因此辍学。

约在1924年陈子实回到铜山师范教书。

1925年陈子实经友人介绍，只身走南洋，先后任马来亚和霹雳中学校长，星州养正中学教员，大门楼华侨中学语文教员。华侨中学是新加坡华侨商会主办的唯一的中学。学生求读中国语文甚切，大多准备毕业后回国上大学。陈子实为了华侨子弟的前途呕心沥血，日间努力教学，夜晚认真备课批卷，课余时间不断为学生讲述国内政治、经济情况和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史，增强了学生对祖国的热爱。由于子实教学成绩卓著，深受学生家长 and 商会的赞扬。子实到南洋之后，亲眼看见侨胞所受的教育之败窳、文化的幼稚，他就尽其私蓄，遍历马来亚等埠调查南洋中小学教育及文化事业实况，想计划改革它。因此常在报上发表文章。如《南洋文化建设论》、《大家负起南洋文化建设的责任来》、《英属马来亚之教育概况》……。子实在南洋教学期间就在《星州日报》上常发表文章。该报聘子实为特约记者。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我东北三省。蒋介石命令东北军撤回关内。东北人民自动组织义勇军和

有民族气节的东北军自动抵抗，奋力杀敌声震中外，国人仰止。但义勇军是在敌强我弱，又在敌分割为若干小片下进行抗战，特别是没有军械、弹药、军需物资的后方支援，这给义勇军抗战带来极大的困难。过着奴役生活的海外侨胞极盼祖国的强大，把希望寄托在义勇军身上。新加坡侨胞更是义愤填膺。他们在报纸上宣传。商会主办的各行各业以及个人纷纷捐款、捐献物资寄回祖国。这些血汗换来的物资多批寄回国内，但大多落入国民政府官僚机构的私囊，到达义勇军之手的寥寥无几。新加坡侨众要求派人回国考察，准备组织直接支援。在这种情况下，子实被推选为回国考察的代表。

1932年夏，陈子实以《星州日报》记者身份并持有新加坡华侨商会介绍信乘轮回国。回到南京，国民政府华侨招待所不予接待，不得已住在旅馆，后又租房居住。经过3个月的交涉才发给介绍信。初冬回到徐州故乡，和阔别七年的妻儿相聚一周后，即去北京。

东北元老朱子侨（曾任省长）先生，为挽救三省危亡，自动在北平组织义勇军后方总部。总部一面筹措枪弹、粮饷、杯水车薪地支援义勇军，一面与南京政府联系。他们认为新加坡派记者来考察，对义勇军抗敌是有好处的。他很喜欢子实的到来，把他安排到东单附近的花园饭店居住。子实与朱老先生多次商谈确定：一面在北京访问，一面寻找去东北义勇军营地的路线。在此期间，子实参观了朱子侨办的孤儿园和故宫动物园等。子实抓紧时间写了义勇军艰苦情况和战斗事迹，向《星州日报》邮寄登载，使南洋广大侨胞了解到当时义勇军的抗战情况。在寄稿的同时，曾致函南洋《星州日报》经理林霭民先生，内中有：“自投虎口危则危矣；然为我三千万同胞计，杀身救国，义不容辞。”的句子（见1933年5月1日发表在《南洋研究》上，陈刚父写的《哭陈子实先生》）。

1933年元旦，日军炮轰并占领我山海关，威胁京津。同时，重兵集中锦西，占领朝阳，准备进攻热河，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危亡。陈子实在山海关失守后的一个晚上，在顺承王府约见华北军事负责人张学良将军，张说：“日本帝国主义贪而不厌，危及华北，我军尽力抵抗，以尽军人天职”，并送著名的大型像片与子实。还请他转送给胡文虎、胡文豹（《星州日报》主办者）两幅同样的照片。由于战火迫在眉睫，子实决定提前去东北边城朝阳。经同朱子侨商谈朱派交际科长率卫队武装十多人，用卡车护送前往。元月中旬一日晨出发当日到达承德，次日继续向朝阳方向前进，“不意我朝阳防军怯于抗敌，当子实先生驰抵前线时，形势已改。深知热河不守，乃返承德，藉观变幻，不幸行至宁城县老局子地方，遇敌军数十人，突然袭至。”（见陈刚父《哭陈子实先生》）“星州记者陈子实……为敌人掠去，挖眼割鼻，死状极残”。（见非非1934年6月4日在《新闻报》发表的《陈子实先生千古》）。

1986年10月宁城县统战部接到安徽省统战部陈松涛（陈子实先生的儿子）同志的来信：要求帮助在老局子地方找一找他父亲的坟墓和遗骨，并附上非非写的《陈子实先生千古》的文章。经老局子遂生、遂德清等老人的回忆，确在农历1932年（公历1933年）腊月（公历2月）从老局子东小河上哨走下一个双眼被挖去、鼻子被砍掉的人来走到南沟口——高秀山树林子边死去。高秀山让崔振起、赵小邦将死难者遗体草草埋在河东双岔子沟边。由于河道迁移，坟墓和遗骨早已付诸东流，死难者的尸骨早已化成“轻烟蔓草”。

陈子实烈士壮烈地牺牲于我县的老局子今天才大白于宁城人民，我们即感到惭愧又感到自豪！

本文根据：1、陈子实的老同学、上海市政协秘书处工作人员、上海市松江县政协委员苗秀霖写的《抗战烈士子实（绍绪）传

略》，由上海市政协委员宋瑞珂、赵一霄鉴字证实；

2、非非（姚尔觉）在1934年6月4日《新闻报》（星期一）拾伍版发表的《陈子实先生千古》；

3、上海图书馆保存的《南洋研究》上发表的陈刚父写的《哭陈子实先生》和陈子实撰写的《英属马来亚之教育概况》编者后附《陈子实杀身救国》。

## 陈子实先生千古

非 非

——为抗日惨死的烈士

——随热河失去的记者

记得去年五月间，在报上忽然看见北平一则专电。略谓：“星洲记者陈子实，当承德失陷之际，为敌军掠去，挖眼割鼻，死状极惨。”心里不住地乱跳！因为我知道好友陈子实在南洋任教，并且经常在《星洲日报》上发表文章。可是何时回国？何时任该报记者？却因久蛰海上，并不晓得，便马上分函星洲徐埠，四处探问。不几天先后接到曙钊、向纶的复信，证明那在热河惨遭毒手的，就是我们好友陈子实，并非另有其人！他——子实，那么热情！那么为公忘私！那么自强不息！而死的这么惨！这在殖民地的国民，或者就命该如此！可是这叫我多么伤心呀！当时每一想着写篇东西哭一场，然而那清凉山下四年欢聚的影事，以及亡友刘亚民、苗秀峰（也同是子实至友）为革命牺牲的惨象，便立时纷呈眼底，哀愁悲痛也就跟着侵蚀我整个的心灵。那么，我除了为他们献上缕缕酸辛，两眶热泪之外，还有心肠写些什么呢？

外交官几次的香槟，麻痹了我的官感，收复失地，已不需要

再挂在唇边，子实忠骸，谅亦化作轻烟蔓草。到民国九年十月，再也蹲不下去了，便与刘亚民、苗秀峰纠合二十多个同学，毅然跑到南京，就在清凉山下龙蟠里创办一个建业中学，推举他们的先生徐希平为校长。他们自己分筹经济，分任校务，一面在工读。这种精神在当时是别开生面的。过了一年，校务很发达，他们听了先生们的怂恿，又扩大范围，改办“建业大学”。那知他们的校长徐君，在这时候，竟私用校款纳妾，大伤他们的心，不得不请他离校。他们为这事流过很多眼泪，因为徐君是他们素所敬爱的患难先生呀！

后来，那是民国十二年，他们又请张凌霄氏为校长，张本来是个老国民党员，是在南京秘密工作的，任了校长，便以建业大学为党务活动的根据地了。子实他们，那时起，不用说都变成革命党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南京的（或江苏）代表，就是在建业大学选举出来的。当时有两个孚重望的党员，即陈去病和张凌霄，结果是当选的。张从广东开了大会回到南京，更是鼓动学生努力革命工作，弄得满城风雨。于是引起齐燮元辈大大的注意。怕就在十三年年底吧，便有封闭建业大学，缉拿该校校长的公文。

建业被摧残了，子实和一般亲爱的人们，我哪还有哭朋友的眼泪呢！不期昨天碰到老友 C，多参加抗日，几乎死在热河，提到子实被害事，他说惨极了。有人看见，是被零割的！据说敌人怕暴露他们的残暴，他们的兽性，最恨我们的新闻记者呀！唉！子实！你牺牲的代价在哪里？我不能不为你放声大哭了！

陈子实先生，是江苏铜山人，幼年与刘亚民、苗秀峰同学，受南社的思想影响最深（我知道中国之有南社，南社为柳亚子氏创办，还是他同刘、苗对我说的）。到了民国八年，又受邵力子主编的《觉悟》影响，言论行动，为地方顽固的人不容。挣扎的师友，便不得不忍痛四散了。他起初是弄点钱又跑到“北大”听

课的，后来为了穷，就回到本县——铜山师范教书。就在那时候，受友人的约请，又只身走南洋，先后任马来亚霹雳和丰兴中学校校长，星洲养正中学教员、华侨中学教员，一面读书，一面致力社会事业。因此很负时誉，星洲人士，没有不知道陈子实的。

子实到南洋之初，本打算将教学所得积聚起来，预备到欧洲留学的，那知他在南洋，亲眼看见侨胞所受教育的败坏，文化的幼稚，他就尽其私蓄，遍历马来亚等埠，调查南洋中小教育及文化事业实况，想计划改革它。以一贫困青年，如此努力侨胞公益，所以极受当地侨胞的钦敬。可是他也就因为舍己芸人，在南洋六年，仍像学生时代一样的穷，赴欧留学，终是个梦。

子实未去国之前，常著“真情之流”发挥他的所谓“学哲唯情”。在到了南洋之初，他还以这类文字，常在报上发表。可是后来亲眼看见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之残酷无情，便一本真情，苦干实际有益侨胞工作。到了“九一八”变起，接着三省沦陷，上海被侵，他忧心亡国惨痛，他便决然的任星报记者。他就于前年秋天，怀着满腔热血回来了。

本来子实是驻平的，当朝阳战事爆发，他便跑到前线去了。那知军阀怯敌，意外的却退，竟致我们这个热血记者，在宁城县老局子地方，被敌人掠去，残酷的零割死了！这是去年二月的事，到五月才见报，到今天我又听C详述一遍，才噙泪写给国人。唉！子实！你是唯情主义者，为国难，为同胞，为反帝而死，宁求人知，然而后死的我，也太对不起你了。

子实由平入热时，曾有书信给星洲日报的经理。有：“自投虎口，（以下朽掉约百字），危则危矣，为我三千万被难同胞计，杀身救国，义不容辞，”几句话，可见子实是志在救国救同胞，早置生死于度外了的。然而他的爱国家、爱同胞的情焰，不意竟被几杯香槟酒浇得了无痕迹！空剩余恨！唉！肉食者流，不必指望了，我们同胞当怎样来安慰我们的英勇烈士呀！

子实生平为人真挚质直，对人对事，无不披肝沥胆以赴之的，他在南京四年，我是没有一星期不同他们见面的。民国十三年夏天，在建业里，我就住在他的床上，我们同过了一个暑假，我知道他很清楚，可以说子实只有美德，没有缺点。若说他有缺点的话，那他那种为公忘私，不慕世利，不自营谋，就算是他的缺点了。

还有两件事情，也可以见出他的为人来，他是建业大学柱石之一。所以学校根本大计，他当时很能左右的。就在建业被封之前吧。有人提议请吴稚晖作校长，要张凌霄退位，那时吴的声望很高，自然他也赞成。可是有些人因为张对校务极为努力热心，且吴又正在北京通缉中，就不主变动，因此形成两派，起了很大冲突，子实一派是失败了，夹攻中受了很大刺激。然而他一方埋头苦读一方仍热烈赞助校务，绝无一毫意气存在心里。还有，他在南洋时，看看任教的某校太腐败了，便条陈改进的意见。那知当局大不满意，因此就不干了。他一生只顾公众利益，不顾个人的去处，大都是这样的。

子实在南洋发表的文章很多，正待搜集。在国内可看到的有《南洋文化建设论》、《大家负起南洋文化的责任来》、《英属马来亚之教育概况》等篇，都载在暨大学出版的《南洋研究》上面。子实死的那年，仅止三十一二岁，若不遭惨毒，他的贡献，将何限量？这是我们怎样的损失呀！

请让我们同说一声“陈子实先生千古”吧！更不要忘了我们的敌人！

摘自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6月4日《新闻报》（星期一）拾伍版

摘自《铜山文史资料》1986年第5期